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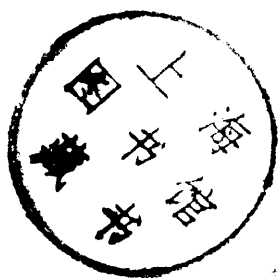
邵  
委  
員  
元  
冲  
死  
國  
始  
末

282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 3137B



邵委員元冲死國始末目次

遺像

血衣遺履

遺墨

題字

事略

附邵委員治學自敘

引言

一 赴陝任務

李鴻文氏之談話

高玉柱女士談話

目次

目次

察綏代表之來函

二 被害原因

朱家驊氏之談話

先生最後之言論

三 死國真相

隨從科長許師愼之筆記

侍從楊傑所述之目擊情形

邵 委 員 翼 如 遺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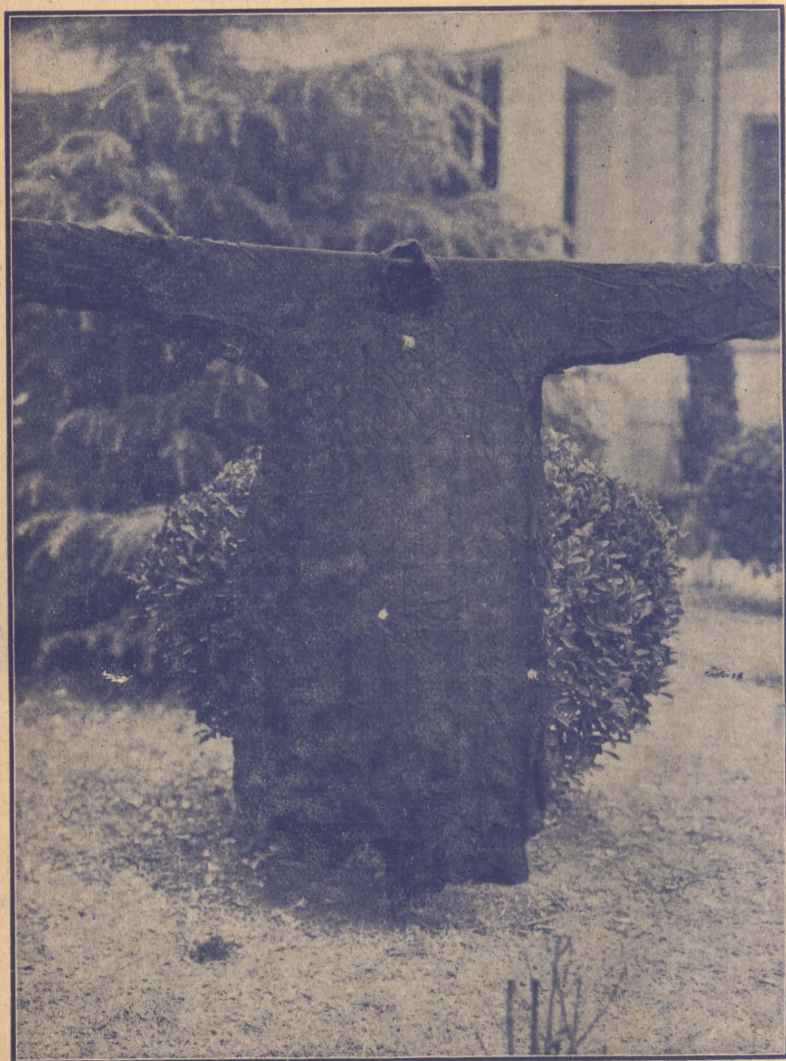


邵 委 員 最 後 留 影



國民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下午一時于西翠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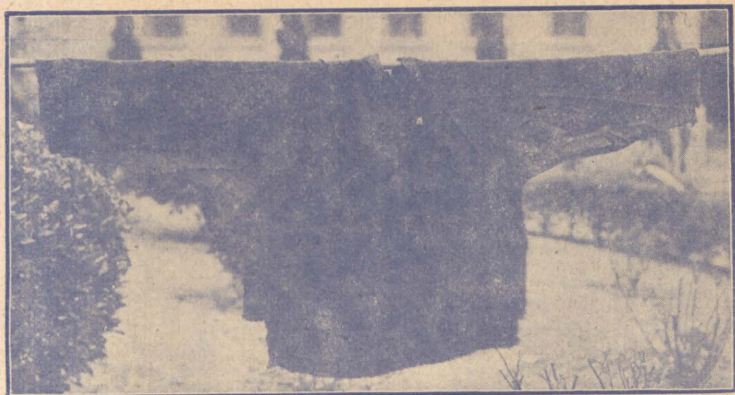
邵 委 員 殉 國 時 之 血 衣



( 白 粉 處 即 槍 洞 )



邵委員殉國時之血衣遺履



上爲絲綿短襖胸口有槍孔一（卽白粉處）下爲遺履

(一) 邵委員最後遺墨

西京招待所

SIAN GUEST HOUSE

SIAN

第一室加  
十二號  
一室  
0014

五月五日  
西元五月五日  
六月五日  
知今之已子生一日

赴西安，及乘車西行，依是抵西京，午即

會同各人情形，下議一議，李君之所以

可部量採納，隨時修止在此，并將李君

富有改依，及數日即解，具證辦法，再

中，請之劉君，請其在京相候，不

知會，特向劉君，請其在京相候，不

許，請其在京相候，不

(二) 邵委員最後遺墨

孫子素從其師王計遠而在其三  
 日中與今唯讀其論本堪令其在  
 返乃味之其師再留數日即為其  
 他高設故其稍付日內得回或將  
 高玉柱事亦得一提不無做之  
 上水何象這活其年令子這也  
 其公不過也其有也

邵委員  
 其有也

上五至十一年十月十日

壽紙所記之語

(三) 邵委員最後遺墨

日內事至中世也西家口報轉

是也惠心是此之也一正於心  
 此亦同時也耳 不用今之也再從  
 數日或可子彼一二次故以取從者  
 這路自決之者人集之也皆於  
 之皆原也之也此可即為控他者  
 嗚  
 為軍分至管在子之也表心人必不  
 此亦之也一法轉子為商轉

此亦之也一法轉子為商轉

十一年十月

(四) 邵委員最後遺墨

航空  
PAR AVION

南京玄社江內臺家卷十七張

玄園

張  
委  
員  
最  
後  
遺  
墨

之  
西  
安  
西  
京  
指  
行  
所  
留  
張

翼如志兄千古

取義成仁

林森敬題



翼如同志不朽

乾  
坤  
正  
氣

于  
菴



為主義作犧牲捨生以赴亦何憾

夏知先生千古

與國家正綱紀後死之責復奚辭

茅戴傳頌錄



天地正氣  
人紀太極  
造乎顛沛  
奉身作勳  
勿爭平煉  
不爭一息  
先生殉義  
國基永植

翼如先生成仁千古

後死弟吳龍恒拜執



嗚呼邵公死於逆乎重於  
泰山遠憾千古遙坐西安  
欲哭無涕誅逆懲先後  
死之責

同志弟屠 正哀諫

翼如先生殉難特刊

英靈如在

孫科敬題



翼如先生特刊紀念

碧血千秋

馮玉祥



翼如吾兄先生

是張睢陽處

是嵇侍中血

李力白



新懷恍惚誤過可 聖心志見 奎壁  
相連筆目多便一轉名誠完難防於留考皆尚

國執考刑去為公以元為立就戮糾乃精祿示  
味風雲去注後世晉

平發德永魂

空解志節又乘在

子雲

裂石破肺肝已地

勇張點天車好氣德注也致純

# 邵翼如先生事略

邵元冲先生字翼如，原名驥，浙之山陰人。幼穎異嗜學，膽識過人，十歲能文，十三入邑庠。越郡文風最盛，白首未青一矜者，比比是，而先生獨以童年得之，羣相驚佩，故當時有神童之譽。十七進浙江高等學校，治學益勤，居常靜默，不苟言笑，每爲文則洋洋千言，一揮而就，以是師友尤敬愛之。其時 總理在海外，倡導革命，思潮所布，漸入人心，惟革命書報，種類甚少，且清庭禁之嚴，尤不易得，先生多方設法秘密購致，每讀至憤激處，輒慨然長嘯，聲驚四座，由是人多知爲有志之士，而先生革命之動機，亦已萌芽於此矣。年十七與同邑蔡子民加入同盟會，畢業後常思以政治爲推進革命之階。年二十復就試己酉科，



舉拔貢，次年考職，以最優等入選，授蘇省鎮江地方審判廳庭長，執法謹嚴。翌年，東渡赴日晤總理參與革命，是為先生獻身黨國之始。辛亥武昌發難，歸國參加，事定返滬，任上海民國新聞總編輯，於建設大政，多所發揮。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總理親任為上海交通部評議員兼編輯部主任。討袁軍興，與李協和發難湖口，任長江各軍總司令部秘書長。事敗走日本，從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兼任國民雜誌撰述。旋奉總理命圖浙江，任浙江紹興司令官，事洩，幾罹難，遂走上海，佐陳英士，在滬發難。及肇和事敗，復與居覺生蔣介石等圖山東濰縣，任中華革命黨山東警備司令。六年從總理南下護法，任大元帥府主任秘書，及代理秘書長。時先生雖公務鞅掌，仍力學不倦，總理器其才，倚畀益深，遂命赴美就學，並襄助海外黨務。先後留學於惠斯康新大

學，哥倫比亞大學，並遊歷美洲全境，調查各經濟事業，社會黨，勞工團體及工廠等，以爲本黨組織，及勞動政策之借鏡。在美先後凡五載，歷任三藩市少年報，舍路埠僑星報，維多利亞新民國報，多朗度醒華報各撰述，闡揚黨義，喚醒僑胞，不遺餘力。十二年夏，由美渡歐，周歷英法德意各國，考鏡其政俗人物，視察本黨黨務，各地留學生，爭相迎之。是年冬，奉 總理命，偕蔣介石代表本黨至莫斯科考察。翌年本黨改組，當選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旋遞補爲中央執行委員，時先生尙在歐洲。是年夏返國，卽被推爲兼代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並被任爲政治委員會委員，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委員，粵軍總司令部祕書長，黃埔軍官學校教官，代理政治部主任等職。維時本黨改組伊始，百廢俱興，先生出其所見，獻替尤多。是年冬， 總理北上京津，先生

親侍左右，任總理行營機要主任秘書，北平政治分會委員，北京民國日報社社長。總理逝世，先生與汪精衛，戴季陶等親受遺命，簽署遺囑，襄理安靈事畢，仍南下返粵，任潮梅海陸豐行政長，爲本黨推行地方自治，首樹模楷。是年冬，偕林子超，居覺生等集議北京，定計清黨。返滬創設中山學院，被推爲院長，欲以總理遺教，貫輸於本黨忠實青年同志。明年春，復入粵，任中央執行委員會青年部部长，旋即辭歸。北伐軍興，先生躬冒鋒鏑，周歷湘鄂贛諸省。旋赴浙任浙江政治分會委員，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杭州市市長，三月而杭垣市政爲之一新。十七年任廣州政治分會秘書長，兩廣建設委員會委員，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職。時廣東甫經共黨騷動，百廢待舉，先生手撰廣東建設綱領，於安定社會，繁榮經濟諸大端，多所擘劃。復創設建國

週刊，樹立本黨中心理論。尋赴斐律賓，僑胞多從之。是年冬，被任爲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並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委員長，手訂經濟及勞工立法多起。十八年春當選爲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及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兼任中央民食委員會委員，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訓政時期約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改組建國週刊爲月刊，任社長。十九年兼任考選委員會副委員長。是年冬任攷選委員會委員長。二十年任第一屆中央高等考試襄試處主任，選任國民政府委員，立法院副院長，兼代理院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財政委員會委員，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冬當選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撫卹委員會委員，財務委員會委員，並再選任爲國民政府委員。廿一年五月選任考試院副院長，旋選爲

立法院副院長兼代理院長。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撫卹委員會委員，中央財務委員會委員，中央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立法院副院長，全國經濟委員會等職。廿四年春辭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職，代表中央赴陝祭謁軒轅黃帝橋陵，暨周秦漢唐諸陵，復周游陝甘青甯綏各省，輶車所至，邊氓遮道恭迎，爭仰豐采，歷時四月，始返京。是年冬，再被選為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及中央財務委員會委員，撫卹委員會委員等職。本年十月，代表中央南下致祭胡故主席，己而遊桂，轉道返京。適綏邊寇警，奉蔣委員長電召入陝，商討察綏抗敵軍事，撫慰滇黔夷族問題，並報告考察廣西經過。居數日，西安叛變突起，先生與蔣

委員長暨其他中央各將領等同陷賊圍。變起前三日，張學良語以容共事，先生輒力斥之。翌日，在西安廣播電台演講統一思想與民族復興，詞嚴義正，力闢謬說，正氣凜然，遂益遭忌。及變作，先生因獨被害，事至慘烈；延至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晚逝世。噩耗傳來，舉國悲憤，遠近親友同志，爭來弔祭，甚有痛哭失聲者，其感人之深有如此，嗚呼痛矣！先生享年僅四十有七。生平志潔行廉，自奉極薄，服公尤清正，纖介弗苟，總理孫公及諸老同志胥知之甚深。民十，母屠太夫人之歿，先生適留美，不得歸，總理特派林煥廷攜款之紹興爲治喪，蓋篤念其清介也。民二十至廿一二年間，蔣公介石先後亦有所贈，約三萬餘元，固辭未獲，迺以之充古北喜峯口等處犒勞抗敵將士，及考察西北旅費之一部分，並於民二十一年建修邵康節之安樂窩於百泉，築住宅玄

圃於白下。先生力學勤事，以民族正氣，倡導天下，著作有孫文主義總論，訓政時期地方行政計劃，美國勞工狀況，各國革命史略，廣東建設綱領，建國之路，心理建設論等。並手輯軍國民詩選，民族正氣文鈔，俞大猷戚繼光詩文鈔等，其他玄圃詩集，玄圃日記及演講諸稿待刊。

## 治學自敘

邵委員遺著

寒宗自明以後，累世業農。余自髫年，漸有志于墳索，就學私塾，每于塾師架上抽假數帙，攜歸閱讀，越數日又往抽易以爲常，然所讀多無統系，所耽在筆記雜劄諸編，以其文不艱深，敘事多委宛能盡人意。十齡讀史記，大愛好之，自是始有志于史學。先慈聞里中故家有藏書出售者乃以銀二餅得書一巨篋歸，其中有紫陽綱目及明戴羲輯之廿一史文鈔，雖多殘短，已侈然自以爲坐擁百城矣。

庚子以後，新學書漸出，乃得讀地球韻言，天文謁訣，全體通考，富國策，盛世危言，泰西新史攬要諸書，由是而抵掌談時務。讀書目啓問，四庫總目提要，文史通義，始究心目錄之學及學術流別。癸卯，擬



治學紹興府學，因疾不果，然是時徐伯孫秋璿卿諸君皆在越講學。甲辰乙巳之交，漢幟，醒獅，民報，黃帝魂諸書報皆漸流布，國粹學報亦已刊行，越郡圖書館且多陳列備覽，于是民族大義，所感甚深，而于鄉邦文獻，尤好讀黃梨洲遺書。乙巳年乃在鄉設廣智學會，會友各須認讀書報，纂寫劄記，每週聚會討論以證心得，並作學術講演，實際則爲研究民族主義，會員中有負責于每月向上海密購民報等送會互相傳閱，此後一部分會員多加入同盟會，則當時學會之效也。

丙午以後，治學杭州，課程之暇，多就圖書館假閱史部及叢書，此數年中，閱書最多。嘗讀諸子選本，教師戒以選本支離破碎，不足窺學術之全，乃專習管子。昔家居時，嘗治性理諸書，并做袁了凡作功過格者數年，入校以後乃習爲日記，今猶存數帙，自後居東居滬，續有記述

，然行事因多宜祕，故每中闕。而自民國七年後至今，十七年中絕無間斷，今已得數十冊，蓋以養有恆之習，亦以自省其立身行事也。

自庚戌至壬子三數年間，多治法學家言及憲法，故于民國元年在上海操筆政，關於憲法問題，與法家某君多辯難之辭。而癸丑宋漁父被戕案作，租界當局認應桂馨寄居租界，不允引渡，予乃援據法理，以犯事地在滬甯站屬中國，應犯為中國人，殺人為刑事犯，故應交中國法院訊理，乃卒得將應犯引渡，此又當時一小小故實也。

癸丑亡命東京，於協助總理孫公黨務餘晷頗能讀書，除瀏覽政治典籍，撰著民國雜誌文字外，溫治舊籍，日有常課，如文選漢書等，皆經全部圈讀，又每夕除作日記外，另以一冊考驗修養，曰省察日錄，又以一冊記讀書心得，曰知媿日劄，得閒則更裹乾餼至帝國圖書館作盡日

之閱覽，如是者亦歷年餘，乃得幸免荒蕪。

自民國六年，從孫公護法粵中，羊城自阮芸台陳蘭甫諸公敬教勸學，文獻所萃，書肆林立，故暇輒蹀躞其間，罄微資以購之，所貯乃漸增。嗣後往來南北，通都僻邑，職務之暇，輒以徜徉舊書肆爲樂，每歸則煤墨盈手，塵土堆襟，而其癖不改。相知有覓予而不得者，乃往往于舊書肆中遇之也。

民國八年後，留居歐美，多治經濟社會學，聚書之願益奢，而西籍價昂，不易多購，除必要之書外，則亦多于舊書肆中求之。彼邦以圖書館普及，而居舍隘不易多存書，故偶購新書讀後輒廉值鬻之書肆。而游舊書肆者，如能細心物色，則往往可得數月前新出版之佳書，而其值僅爲三分之一或半價者。余每週之末，至少必以半日銷磨于其中，而偶得

佳本，則挑燈披誦，每至宵分，以是歸國之頃，得書亦達十餘巨篋，凡政治歷史經濟社會諸參考所需要籍，大略備矣。

居歐美數年，治學之餘，兼以考察經濟組織，勞工狀況，及各社會主義團體，其間主旨紛繁，派別各異，然因時制宜，隨環境之需要，謀組織之適應，充實內力，振作精神，則大致皆同，關於調查所得資料，及各團體出版，數亦極多，除一部分排比刊布外，年來人事卒卒，尙未暇爲全部之整理也。

近數年中，人事粟六，然聚書之願，亦與日俱增，所到之處，輒多搜購，而史部地志，朝章國故，及明末諸遺老著作，皆所篤嗜，每聞書肆新刊目錄必加循覽，酌爲選購，因意在參稽，故多爲普通版本，且諸務蝟集，亦未獲按時研習，作輟無常，學殖荒落，彌用自慚。

比年外侮洊臻，民俗浮脆，頗擬以心理建設之義，勉人以滌濯舊染，發皇衛國之精神，並致意于歷史。鑑誠，民族文學，以充實教育，喚起民衆，藉收明恥教戰之効，自媿寡陋，少不聞道，然區區之志，行已則勉葆有恆之習，于學期免于怠荒，于人則諄諄致其惟智識乃能救國之義，瘖口嚅音，垂涕而道，冀共黽勉前進，以充實人人之智能者，進而充實國力。要知現代惟智能優越之民族，乃能自求生存，大言壯語，悲憤激昂，於實際皆無濟也，謹持此義以自勉而互勉。

# 邵委員元冲死國始末

## 引言

中國國民黨故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前立法院代理院長邵翼如先生，因國事赴陝，猝遇事變，與委員長蔣公同陷賊壘，卒以抗節殉國，噩耗傳來，舉世震悼。惟先生死國始末，殊少紀述。蓋先生凶聞證實之日，正西安風雲險惡之時，交通阻滯，徵信無由，故傳說紛紜，莫衷一是。及襄贊先生赴陝任務之李鴻文氏發表譚話，與西安事變前歸京之朱家驊氏述先生在陝力闢張學良謬論事，先生之赴陝任務與被害原因，始遍載報章。西安之圍既解，中央各要人紛紛返京，先生靈柩亦由陝東歸，於是先生之死國真相盡知。茲特纂述

兩週來之各報記載，及其他有關文件，暨先生遺書遺言，輯爲一編，藉以明先生爲黨爲國壯烈殉難之始末。嗚呼！浩氣長存，靈爽不昧，讀此一編，亦可以知先生志節之所在矣！

## 一 赴陝任務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先生自京赴陝。先是先生於十月代表中央，南下致祭胡故主席，已而遊桂，與桂省當局，有所商洽。返京後，適察綏寇警，在僞匪脅迫下之軍隊，亟欲反正報國，惟無法以此意稟達中央，遂遣代表請於先生，先生慨然允之，卽與蔣委員長往還電商，旋奉蔣委員長召往面談，先生乃行，臨行又有滇黔夷族代表高玉柱女士要求中央撫慰其族，先生亦允轉陳。六日下午抵洛陽，知蔣委員長已駐節

西安，遂乘原車西行，翌日抵陝，當即與蔣委員長商討綏事，並報告廣西一行經過。蔣委員長對先生意見，均加採納，並交主管機關次第實行，綏戰大捷，先生實與有力也。

八日，先生致書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秘書徐忍茹等，述在陝與蔣委員長洽商招撫察綏偽匪事，原函云：

忍茹紫楓兩兄惠鑒：弟六日午後抵洛陽，知介公已于先一日赴西安，乃乘原車西行，昨晨抵西京，午後即與介公會面，將各方情形，大體一談。對紫楓兄所談之事，亦得可酌量採納。（陳辭修亦在此，並將前方聯絡事，與之商有頭緒）。弟數日後即歸，具體辦法，再當于京中談之。劉君請其在京相候可也。餘續告，知念特聞。卽頌  
近祺。弟元冲啓。十二月八日西安。



函中所述紫楓兄所談之事，即指察綏偽匪反正事也。十日先生又函徐主任祕書云：

忍兄惠鑒：昨寄奉一函，想可與此函同時收到。弟因介兄約再住數日，或可多談一二次。故行期須再過數日決定，再行奉告。紫楓兄接洽事，介兄謂可酌量採納，并囑口口口與朱益之先行接洽，因朱爲軍委會在京負責之人也，茲附奉介紹函一，請轉交爲荷。特此，并頌  
刻祺 弟冲啓十二月十日

先生本定十日東歸，以蔣委員長挽留，遂未成行，先生復擬乘留陝期間，以撫慰夷族事商諸蔣委員長，故於十日致書夫人默君先生云：

默子惠鑒：昨函計達，我在此三日中，與介晤談兩次，本擬今夕東返，乃昨夕介約再留數日，或有其他商談，故再稍待。日內得間或

將高玉柱事，亦爲一提，不知彼之行止如何？……』  
不意十二日西安事變忽起，先生竟以身殉，嗚呼痛矣！

又按各報所載關於先生赴陝原因，及察綏代表來函，均可窺見先生此次赴陝，實純爲民族國家謀利益，絕無絲毫個人私事，乃竟以此身殉，天道甯論，茲分誌李高兩氏之談話及察綏代表來函如下：

### 李鴻文氏之談話 中央社廿一日南京電：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代表李

鴻文，廿一日對記者談稱：

關於邵元冲先生入陝內情，報載未詳，邵氏入陝原因，余完全明悉，蓋在邵氏赴陝前兩日，余曾在其寓中與陳紫楓君共同商討招撫綏遠若干在匪僞脅迫下之非正式軍隊計劃，此種軍隊，早具歸順決心，徒以無人爲之說項，不得已爲其他匪僞搖旗吶喊，邵先生與

余等既明瞭若輩意向，其中復有多人可以說法，故決由邵先生親自去陝一行，俾與蔣委員長鄭重商討之，以收事半功倍之效。邵先生入陝後，曾爲此事先後與蔣委員長晤談數次，蔣委員長極爲贊同，並已按照邵先生之計劃，次第實行，詳細經過及被招撫之部隊名稱，事關機密，恕不奉告。本月十日，邵先生以任務完了，即擬南返，因邵先生飛陝前，甫從西南公畢回京，京中尙有其他要事待理也，惟因蔣委員長一再挽留，致不成行，不意十二日陝變突起，邵先生猝遇叛亂，遂以身殉。惟邵先生生前計劃招撫之各部隊，已得前方消息，皆已次第歸順，目前綏局轉好，與此大有關係，然邵先生竟已功成身死，可勝痛哉！（錄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二日京滬各報）

## 高玉柱女士談話

廿五年十二月廿二日南京各報載滇黔夷族代表高玉

柱女士談話云：

『……先生此次之死，完全爲民族，爲國家，絕非尋常可比，讀遺書，知與我三千萬夷苗同胞，尤有關係。本人每遇先生，卽以此三千萬同胞之安危存亡，請于先生，先生每爲動容，不意竟因此事留西安，而遭大難。先生爲我三千萬夷苗同胞而犧牲，我夷苗同胞必本先生民族主義之懷抱，繼續做去。本人刻已拍電回去，報告先生殉難經過，日後南回，亦必親自轉告夷苗民衆，先生爲夷民奮鬥身死之詳情，並作種種紀念，如立碑建堂等，以供三千萬同胞之憑弔……』

### 察綏代表之來函

察綏代表（姓氏暫守祕密）以先生因商討招撫彼輩而留陝，因留陝而殉國，噩耗傳來，愴痛益深，特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函唁

張委員默君，並表示願繼先生遺志，與敵抗戰，誓不反顧，原函云：

默君委員禮鑒：敬肅者，我國自東北淪亡，察綏瀕危，強寇侵略，有加無己，某等以國難嚴重，曾在華北聯絡同志組織□□□□，得蒙翼公委員俯予採納，毅然往陝，面陳委座，業蒙批交軍委會辦理矣。不幸西安事變，翼公殉難，噩耗傳來，驚聞之下，痛不欲生。某等本擬趨前慰唁，藉表微忱，奈以私衷負咎，慚愧難言，未敢趨侍。伏思翼公文章氣節，彪炳千秋，飾終之典，中央備極隆重，是亦可以稍慰在天之靈已。惟某等報國未遂，遽失領導，興言及此，無淚可揮。嗣後誓當繼承遺志，努力邁進，以期達到救國目的，藉報翼公知遇之恩於萬一。現察綏方面，參加偽軍同志，業經某等傳達中央意旨，已有數部反正，將來接踵而起者為數尚多，擬俟中央

確定辦法後，某等即馳赴前方聯合各部同志與敵抗戰，誓不反顧，悲翼公精神不昧，當能默佑成功。尙祈委員節哀順變，以國事爲重，勿過摧傷，以重某等之罪，則有生之日，皆圖報之年。（下略）

## 二 被害原因

先生被害原因，始以西安變後，交通阻滯，莫明真相，嗣得朱家驊氏之譚話，及先生於十一日寄京之演講詞，乃知先生之殉國，純爲擁護三民主義及國家綱紀而犧牲。朱氏謂先生於九日曾與張學良自臨潼同車返西安，途次即向張學良痛闢其謬論，而十日晚先生在西安廣播電台復發表思想統一與民族復興之演講詞，實針對張學良之謬論，遂益遭忌，故事變既起，先生獨罹此難，非偶然也。茲將朱氏談話及先生最後言論

，揭載如下：

### 朱家驊氏之談話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京中央日報及其他各報

載朱氏談話云：

日前浙省主席朱家驊氏，赴邵宅弔唁，記者以朱氏前次在陝，原約邵氏同機東返，嗣以蔣委員長面留，氏遂未同行，事變起後，乃叩以事前邵氏與張楊有無衝突，朱氏謂：「九日邵先生與張學良同赴華清池蔣委員長宴會，宴後，張堅邀余與邵先生同車返城，歸途中張絮絮談其荒謬之主張，厥意頗肆，余等聞張言後，即據理力斥，而邵先生尤聲色俱厲，張聞言後，即悻悻然，更肆其如簧之舌，強辯不已。邵見張無理可喻，乃以嚴肅之態度相向，不與多語。時余在側，見張似啣之甚深。事變起後，邵先生竟獨被戕害，以

余度之，或種因於此，亦未可知」。

**先生最後之言論** 十二月十日晚九時，先生應西安廣播電台之邀，前往演講。先生目觀西安青年思想之混亂，與張學良之謬論，故於統一思想問題，反覆陳說，蓋欲糾正其錯誤，指示其途徑。詎意嚴正之論，不敵奸邪之謀，叛徒之欲加害先生，實種因於此，先生之演辭，遂為最後之遺言，茲特恭錄如右：

## 思想統一與民族復興

在現在內憂外患很迫切的時候，大家都感覺救亡問題的重要；而要救亡，必須先把我們整個民族力量集中起來。我們能夠使整個民族力量集中，才可用這個力量去安內攘外，去應付任何困難，去戰勝一切困難。



的。環。境。但是我們要集中力量，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注意到統一思想問題。我們知道思想和行爲是不可分離的，有思想而後有行爲，有理論而後有事實，所以我們要使力量能夠集中，國力能夠統一，也得先使思想統一起來。

我們知道凡是正確的思想，一定適合當前的事實。我們當前的事實是什麼？就是要求民族生存獨立的問題。本來一個民族活動的最低條件，就是要保障他的生存與獨立，凡是遇到有妨礙民族生存獨立的力量，我們一定要把他排除；遇到有助於民族生存獨立的力量，一定要使他增進充實與發揮。過去時期中，一般人對於思想方面往往發生矛盾的現象。有些人祇是空想，以爲怎樣的努力，就可以達到民族生存獨立的目的。不知道空想與事實不符，結果祇是有害而無益。還有些人就是採用了。

錯誤的路綫，因為路徑走錯，他們所用的力量反而增加民族生存獨立的障礙，使民族方面發生更大的危險。所以我們認識理想是事實之母，思想是行爲的原動力，我們對於思想的糾正和統一，實在是充實國力增進民族力收效最大的一件工作。

我們對於思想的糾正和統一究竟根據那一種標準，從那一方面去判別他的真確和錯誤呢？我們對於思想的糾正和統一，應該注意到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就是要認識自己民族的基礎，知道我們民族有怎樣的歷史，有怎樣的的文化，有怎樣的經濟基礎。過去多少年來憑着這種特殊的基礎，才使民族得以發展和生存，現在當然應該保持他，維護他，凡是有違反這種基礎的思想，就應該去改正過來。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基礎，是從他特殊的歷史環境習慣中所形成的，認清了這種關係，用一分力

量，就有一分效果，否則如果認識不清，所用的力量不是白白的消費，就是反而妨害民族生存和獨立的進展了。

其次，我們要認清危害民族的對象，也就是認清危害我們民族的敵人。我們對於民族的敵人認清楚，才可以齊心一致用整個民族的力量去抵抗他，去排除他。除了上面所說的兩點以外，第三，就是要認識各個人本身應該努力的方向。我們做一件事，用一分力量，應該有正確的目標，才不致走入歧途；應該有相當的計劃，才不致毫無結果。我們要知道這個正確的目標和相當的計劃，就應先認清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目前努力的方向，最單簡的一句話，就是要減少和排除敵人壓迫我們的力量，來增進發展我們民族的力量，鞏固我們民族的基礎。我們努力的方向能夠確定，拿事實的根據，糾正思想，一切力量的訓練準備與發揮，

才能收得切實的效果。

事實擺在面前，我們在國內方面有一部分危害民族生存的暴動力量，在國外方面有危害我們民族生存獨立的一個特殊帝國主義的勢力，這兩種力量接續地壓迫我們，都是使我們民族的生存受到很大的威脅和危險。我們能夠認清這一點，就知道無論國際方面的壓迫力量，或是國內擾亂民族生存破壞民族統一的暴力，應該完全肅清。就是這兩種力量不能同時解決，也應該分別先後緩急，逐一加以排除和消滅，大家應該具有這種認識和決心，才可確實獲得民族的生存和獨立。

現在國內的民氣，確已到了非常激昂的時候，許多同胞本着愛國的熱忱，救國的誠意，就有種種言論主張和行爲，要來負起對於民族救亡圖強的責任。他們這種動機，當然很可欽佩的。可是他們的情緒雖很熱

烈，而他們的思想是不是正確，行動是不是適當，對於他們所企望的救亡工作，究竟有益還是有害，這就很須要大家加以很深切的細密的冷靜的視察和決定。否則，如果動機很好而方向錯誤，思想不正確的行動就往往妨害自己力量的集中和增進，甚至更加大敵人壓迫我們的勢力。這種動機很好而得到壞的結果，就和那些假借名義希望煽動麻醉羣衆去媚外求榮的漢奸相彷彿了。所以在這些場合之下，我們應該有很精密的觀察，用冷靜的頭腦去判斷辨別，才不致受人的利用誘惑或是陷於錯誤的途徑而不自知。

我們知道救國的途徑是很多的，爲民族生存奮鬥的工作是終身的，我們要在努力奮鬥中去求得效果，不僅要糾正自己的思想，同時要糾正他人的思想；不僅要糾正自己的思想，使個人的行爲沒有錯誤，同時要

糾正他人的思想，使各個人的行動都切合實際的需要，求得最大的效果。這樣我們不僅盡了個人可能的最大努力，對於整個民族的獨立生存也盡了相當的責任。所以我們要認清正確的事實，要認清實際的環境，要認清敵人的企圖和自己應有的準備。我們應該知道怎麼樣使大家的步驟能夠一致，行動能夠一致，使各個人盡一分努力，有一分效果，才是我們對於民族救亡方面盡了很大的貢獻。

我們更須知道，一個民族的強盛，不單是軍事準備的充實，也須仗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而民族中間各個人對於民族的貢獻，也不僅是到前方去抵抗敵人，還須在後方努力於各種事業的建設。前方武裝同志的努力，固然可以保衛國家疆土，而從事其他任何職業的人的努力，也是充實國力的一個重要份子。所以我們現在要集中力量，統

一力量，就是要大家無論在國防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經濟方面，都從同一的目標去努力，從各別的奮鬥中去求得總的成績，發揮出整個民族的偉大的力量。我們知道一個民族，正如一架繁複的機器。一架機器的各個法條輪子零件都有他各別的作用，而各法條輪子零件發生障礙，就可影響到全部機器的進行。一個民族的活動也是這樣，一部分人的不努力，一部分人的思想行爲錯誤，往往可以危害整個民族的安全與統一；而各個人能夠知道一己的責任，盡着一己的力量，當然都有利於國家民族的進展。所以我們在現在這樣內憂外患交迫的嚴重時期中間，深信大家能夠認清民族的基礎，認清民族的敵人，認清各個人本身應該努力的方向，大家的思想正確，行動一致，盡一分力量，得到一分效果，做一天工作，得到一天成績，就一定可以戰勝目前的種種困難，求得

整個民族的生存安全與復興。

### 三 死國真相

先生近年以民族正氣，倡導天下，慷慨陳辭，浩氣凜然，故西安之變，既以嚴詞痛闢于前，復以正氣抗節於後，死事壯烈，光耀千秋。至當日殉難經過，各報雖有記載，惟遠道傳聞，多難徵信。現先生偕同赴陝之隨從許楊兩君回京，面述先生殉難經過，始知此次事變，先生獨以身殉，洵非偶然也。茲將許楊兩君報告列後：

#### 隨從科長許師慎之筆記

中央黨史會科長許師慎君隨侍先生赴陝，於先生入陝經過及死國情形，記載甚詳，茲特摘錄如下：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先生以商談收撫察綏匪偽事赴洛，晉謁蔣



委員長，命予隨往，匆匆整裝，即乘是日下午四時二十分平浦通車離京。晚二時，抵銅山（徐州）站，易隴海路車，在站見有恭迎王治平軍長靈櫬之標語，先生不禁感嘆，蓋先生于去歲春赴陝祭謁黃帝陵，過徐時，王軍長曾邀往軍部講演，時隔一載有半，軍長竟因在甘督剿赤匪墮機殉職，其靈櫬方于昨日（四日）由徐運京，緬懷往事，至深痛悼。六日晨，車入河南境，午膳時先生見鐵路兩旁，田中麥苗殊少，詢之同車者，則豫地今歲終年無雨，迄今旱荒已成，糧價飛漲，民食前途，至堪憂慮，先生又感喟久之。下午六時抵洛陽，正擬下車，鞏洛警備司令祝芾南先生來告委座已赴陝，乃逕乘原車西行。七日晨八時抵長安，居西京招待所。先生宿一〇五號室，予與楊潔生君宿二二〇號。晚六時委座來電邀先生赴臨潼宴，九時始返。八日先生分訪在陝各友好，過臥龍寺，順訪

慈雲方丈，是時方丈正在大殿講經也。晚，先生遷居一一三號室，予等即移入一〇五號。九日，先生本擬赴武功參觀農林學校，以辛校長離陝而止。乃命予整頓行裝，定十日乘晚車東返。是日長安學生遊行請願，秩序殊亂，先生得友人告內容，知當地學生被人利用，頗有越軌行動，深以爲慮。晚委座又邀先生赴臨潼，朱主席驕先偕往，深晚始返。十日晨，先生告予，委座約留數日，稍遲回京。下午先生赴省府訪邵主席，晤談甚久。晚九時二十分，應西安廣播電台邀往講演，題爲『思想統一與民族復興』，嚴斥反動分子思想與行動之謬誤，歷半小時，並爲該台題字而返。十一日，先生以事稍暇，往南郊翠華山散步，當晚返城。十二日晨，天未明，聞所內人聲嘈雜，正驚訝間，忽聞有多人步至予室外，擊門大呼：『一〇五號，速啓門』其聲甚厲。予與潔生驚起，叩以何事

，彼等除令予等啓門外，無他語。予疑爲報私仇者，自維生平既無怨讎，是必錯認房間，乃急越窗而出，及門，爲守兵所執，拘入膳廳。未幾，所內住宿各人，陸續押入。潔生亦來，告予在未啓室門前，被擊四槍，正中予床，門啓後，又擊二槍，幸避得免，室中重要物件，均已被劫，予知爲兵變。約一小時後，一營長來，逐一按單點名，惟缺先生及陳總指揮二人。又越數分鐘，始見陳總指揮被人挾入，而先生仍未見。是時因予等均從臥室匆促迫出，祇穿襯衣短褲，身寒顫抖，經該營長許可，得各入室加衣。予坐未定，潔生喘息來告，謂先生已被槍傷，予聞訊，急欲偕往一視，被兵所阻，求之再三，均未允。未幾，所中人均被閉入一一四號室，予詢潔生目擊情況，知先生首臂均有傷痕，流血甚多，予心焦急不可名狀。午後。予等被押入一〇八號室，移時一士兵送入張

楊通電一紙，始知此次事變之真相。是日晚，隱聞隔室電話聲，似有找許某楊某者，均被回絕。十三日，予求守兵代請總部姜副官來晤，（彼爲駐西京招待所之招待員，三年前在漢口時已認識）。傍晚來告，謂先生額際受傷，現住醫院，可無大礙，予心稍釋。然求其送予等赴醫院探視，仍未允。十六日，又被調至二二二號室，得間晤同時被押之胡抱一先生，始知先生於十五日傷重不救，竟已殉難！爲之心痛欲裂。十八日晚，予等被迫出所，押入特務營暗窟中，室小人擠，站立終宵。十九日晨，又被押至新城北門外之拘留所，無衣無被，枕磚臥地上，一室中擠五十餘人，困苦萬狀。歷七晝夜，二十六日晨，再遷至七賢莊八號屋內，傍午有人告知委座已於昨日飛洛。晚九時，予等得釋放。至招待所，詢所存行李，則已蕩然未留一物。二十七日晨，趕赴省立醫院，探詢先

生殉難真相，據一友謂先生于十二日晚，由軍醫處轉送該院，經醫檢查，計右額，左臂，二腿，及小腹，共中五彈，額臂及二腿之四彈，均未損骨，惟小腹一彈，似頗嚴重，照射X光後，仍未探得子彈所在，十三日無大小便，經灌腸後，大小便中均見血痕，知已傷腎，難治療，延至十五日晚十時去世。（按省立醫院來電謂先生係十四日下午五時另五分鐘逝世）並謂先生清醒時，曾欲覓予及潔生二人前往，經三次電話二次派人至所尋找，均為士兵所拒。先生彌留時，尚甚氣憤，惜在非常情形之下，竟無一字一言之遺留，痛哉！棺殮後，十六日即移入臥龍寺。予等得知詳情，即奔赴該寺，經一佛教會職員領導，于寺之西首二門廊下，得見先生靈櫬，悽涼情狀，令人心酸欲絕。後據該職員稱，先生靈櫬來寺時，初祇厝于泥地上，後佛教會得朱子橋先生電，始於靈柩下，另墊

泥塊，然十日間，因局勢混沌，未見一人弔祭。予等行禮後，即出雇成衣者，量製材套。二十八日午，借得一軍隊之卡車，運柩至長安車站，附專車離陝。晚七時，過赤水，橋炸未修復，雇鄉人二十餘，肩抬而過，始得易車東行。二十九日過陝州，至洛陽。三十日過鄭縣開封，晚抵銅山。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抵達浦口。嗚呼痛哉！先生生平以扶植民族正氣鼓勵民族精神爲己任，口述筆錄，始終不懈。此次復以抗敵救國事赴陝，猝遇鉅變，而以身殉，先生彌留前，曾再三喚予等前往，予等禁閉時，亦曾再三要求赴院探望，均被阻拒，彼等是何居心，必欲使先生不遺一言於予等耶？此尤令人百思不解，而抱恨無窮者已！

### 侍從楊傑所述之目擊情形

先生侍從楊傑于三十一日隨先生靈柩歸京，各報記者爭以先生殉國真相詢之，楊君遂據目擊情形，略述如下：

「余等於十二月七日晨，隨侍邵委員抵西安，下榻於招待所。邵委員寓于一百零五號，余與許科長師慎同寓于二百二十號，旋邵委員嫌該處狹小，翌日移住于一百十三號，我等則遷入一百零五號。當事發時，係于十二月十二日晨六時左右，先聞外間槍聲大作，旋招待所內人聲鼎沸，俄頃聞門外衆聲呼曰：「此卽一百零五號」，我等陡聞此語，以爲報復私仇，許科長急越窗而出，行至門口，爲亂兵所執，禁閉于大飯廳內。此時余之房門，已爲槍彈洞穿，余卽伏臥于地，大呼請停止射擊，彼等聞余言，槍聲遂止。余遂起而開門，亂兵入室者六人，又連放數槍，幸余閃避，未被擊中，亂兵嚷曰：「不對不對」，「此人不是邵元冲」，卽時奔出。旋聞一百十三號鎗聲砰然，余知事不妙，亟奔至邵委員房內，見邵委員已臥地不起，余見其後右腦爲槍彈擦傷，左肩中一槍，

臂上有血，揭其袍視之，則腹腿並無血跡，以手撫鼻，尙有呼吸。此時亂兵馳至，迫余至大飯廳，余曰：此受傷者係中委邵元冲氏，亂兵曰：「我們要打的就是中央委員」。余要求速將邵委員送醫院療治，亂兵不許。旋見叛兵首領宋營長，指揮叛兵點名。此人固識邵委員者，遂哀求彼速送醫院療治，當蒙首肯，余遂爲亂兵擁至大飯廳囚禁。後聞人云：于二小時後，始有綑床來救，當邵委員抬上綑床時，尙自以手拉被覆身。翌日在囚禁室晤及蔣委員長侍從某君，余向之探聽邵委員消息，渠謂于昨夜（十二夜）在綏靖公署軍醫處，目睹邵委員傷况尙不重，想無大礙云云，余頗爲慰，其後余又向各方探聽消息，據謂邵委員已由軍醫處轉送省立醫院，于十五日夜間逝世，並謂身中五槍，一在後腦，一在肩際，一在左腿，一在右腿，一在小腹，較之余先見所中兩槍情形，又有不



同。當時由該院院長報告綏靖公署，始得殯殮，但不放余與許科長前往醫院送終，實爲恨事云。又聞楊君云：當被執時，亂兵對渠盤問至詳，後悉確爲隨從，彼等曰：爾旣不是邵某人的祕書，是可以從寬發落的，我等（亂兵自稱）係奉上峯命令，不得已而爲之，今目的旣達，即可消差，實對不住云云。余被釋後，訪問省立醫院某君，遂詢以邵委員臨終有無遺言，某君含淚曰：邵委員彌留時尙甚憤慨，我等曾詢以有無遺囑，邵委員長嘆曰：「國事如此，我還有什麼話說呢？」並無他語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3137B

南京中文  
地址

281041

六館號